

陶淵明

三 通 小 叢 書

陶  
潛 著

陶  
淵  
明

三  
通  
書  
局  
印  
行

# 目次

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·····	一
陶淵明年譜·····	三五
陶集考證·····	七五

# 陶淵明

## 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

### 一

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：一是時代心理，二是作者個性。古代作家能發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，屈原以後，我便數陶淵明。

漢朝的文學家——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之類，大抵以作「賦」著名。最傳誦的幾篇賦，都帶點子字書或類書的性質，很難在裏頭發見出什麼性靈。五言詩和樂府，雖然在漢

時已經發生。但那些好的作品，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。李陵蘇武倡和詩之靠不住，固不消說。玉臺新詠裏頭所載枚乘傅毅各篇，文選便不記撰人名氏。可見現存的漢詩什有九和詩經的國風一樣，連撰人帶時代都不甚分明。我們若貿貿然據後代選本所指派的人名，認定某首詩是某人所作，我覺得很危險。就令有幾首可以證實，然而片鱗單爪，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。所以兩漢四百年間文學界的個性作品，我雖不敢說是沒有；但我也不能說有那幾家我們確實可以推論。

詩的家數應該從「建安七子」以後論起。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，比較的算最多。往後便數阮嗣宗陸士衡潘安仁陶淵明謝康樂顏延年鮑明遠謝玄暉……等。這些人都有很豐富的資料供我們研究。但我以為想研究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，卻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兩種條件：第一，要「不共」，怎樣叫做不共呢？要他的作品完全脫離摹仿的套調，不是能和別人共有。就這一點論，像「建安七子」，就難看出各人個性，曹子植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，彼此都差不多。（也許是我學力淺看不出他們的分別）我們讀了只能看出「七子的詩

風」，很難看出那一位的詩格第二，要「真」怎樣纔算真呢？要絕無一點矯揉彫飾，把作者的質感，赤裸裸地全盤表現。就這一點論，像潘陸鮑謝，都太注重詞藻了，總不免有點像塗脂抹粉的佳人，把真面目藏去幾分。所以我覺得唐以前的詩人，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相接觸的，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，而陶尤爲甘脆鮮明。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膽批評他。但我於批評之前尙須聲明一句：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，原來用不著我們恭維。從前批評的人也很多，我所說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。至於對不對更不敢自信了。

## 二

陶淵明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申，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。（西紀三七二——四二七）他的曾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陶侃。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。在東晉各位名臣裏頭，算是氣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個人。淵明命子詩頌揚他的功德，說道：『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志。孰謂

斯心，而近可得。」陶侃有很烜赫的功名，這詩卻專崇拜他「功遂辭歸」這一點，可以見淵明少年志趣了。（命子詩是少作）他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太守。命子詩說他父親「寄跡風雲，寘茲愠喜。」想來也是一位胸襟很闊的人。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女婿。——他的外祖母也即他的祖姑。淵明曾替孟嘉作傳，說他：「行不苟合，言無夸矜。未嘗有喜愠之容，好酣飲，逾多不亂，至於任懷得意，融然遠寄，傍若無人。」我們讀這篇傳。覺得孟嘉活是一個淵明小影。淵明父母兩系都有這種遺傳，可見他那高尚人格，是從先天得來了。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家世。

東晉一代政治，常常有悍將搆亂；跟著也有名將定亂。所以向來政象雖不甚佳，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。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。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彫謝。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，都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柄國。很象清末慶親王奕劻和他兒子載振一般，招權納賄，弄得政界混濁不堪。各地擁兵將帥，互爭雄長。到淵明三十一歲時，桓玄把道子殺了，明年便篡位。跟著劉裕起兵討滅桓玄，像有點中興氣象。中間平

南燕平姚秦，把百餘年間五胡蹂躪的山河，總算恢復一大半轉來。可惜劉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，等不到完全成功，便引軍南歸，中原旋復陷沒。淵明五十歲那年，劉裕篡晉爲宋。過六年，淵明便死了。

淵明少年，母老家貧，想靠做官得點俸祿。當桓玄未篡位以前，曾做過劉牢之的參軍，約摸三年；和劉裕是同僚。到劉裕討滅桓玄之後，又曾做過劉敬宣的參軍，又做過彭澤令，首尾僅一年多。從此便浩然歸去，終身不仕。有名的歸去來辭，便是那年所作。其時淵明不過三十四歲。蕭統作淵明傳謂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。無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』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，不屑與那些熱官爲伍。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。若說專對劉裕嗎？淵明辭官那年，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，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，便料定他二十年後會篡位呢？本集感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：『自眞風告逝，大僞斯興，閭閻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。』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，廉恥掃地，是淵明最痛心的事，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，起碼也不肯同流合



污，把自己人格喪掉。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；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。若說所爭在什麼姓司馬的姓劉的，未免把他看小了。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時代。

北襟江，東南吸鄱陽湖。有『以雲爲衣』『萬古青濛濛』的五老峯；有『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』的香爐瀑布。到處溪聲，像賣弄他的『廣長舌』，無日無夜，幾千年在那裏說法。丹的黃的紫的綠的……雜花，四時不斷，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。清麗美艷的小鳥兒，這裏一羣，那裏一隊，成天價合奏音樂，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。呵呵！這便是——一千多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——廬山了。山麓的西南角——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里，一路上都是『溝塍刻鏤，原隰龍鱗，五穀垂穎，桑麻鋪棗』，三里五里一個小村莊，那莊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俯的，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，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。中間有一道溫泉，泉邊草，像是有人天天梳剪他，蔥蓀整齊得可愛。那便是栗里——便是南村了。再過十來里，便是柴桑口。是那『雄姿英發』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，也即絕代佳人陶淵明先生生長、釣游、永藏的地方了。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，向來是產生大文

學家的所在，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。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鄉土。

三國兩晉以來之思想界，因為兩漢經生破碎支離的反動，加以時世喪亂的影響，發生所謂談玄學風，要從易經老莊裏頭找出一種人生觀。這種人生觀有點奇怪，一面極端的悲觀，一面從悲觀裏頭找快樂，我替他起一個名叫做「厭世的樂天主義」。這種人生觀披折到根柢到底有無好處，另是一個問題。但當時應用這種人生觀的人，很給社會些不好影響，因為萬事看破了，實際上仍找不出個安心立命所在，十有九便趨於頹廢墮落一途。兩晉社會風尚之壞，未始不山此。同時另外有一種思潮從外國輸入的，便是佛教。佛教雖說漢末已經傳到中國，但認真研究教理組成系統，實自鳩摩羅什以後。羅什到中國，正當淵明辭官歸田那一年。（晉義熙元年苻秦光始五年）同時有一位大師慧遠在廬山的東林結社說法三十多年。東林與淵明住的栗里，相隔不過二十多里。淵明和慧遠方外至交，常常來往。淵明本是儒家出身，律已甚嚴。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。一面卻又受了當時玄學和慧遠一班佛教徒的影響，形成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，在他文學作品中充分表現出來。

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那時的時代思潮。

### 三

陶淵明之沖遠高潔，盡人皆知。他的文學最大價值也在此。這一點容在下文詳論。但我們想觀出淵明整個人格，我以為有三點應先行特別注意：

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。他說：

『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』（雜詩）

又說：

『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游。』（擬古）

這些詩都是寫自己少年心事，可見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世。中年以後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了。他發出很感慨的悲音道：

『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，感此懷悲悽，終曉不能靜。』（雜詩）

直到晚年，這點氣概也並不衰減。在極閑適的詩境中，常常露出些奇情壯思來，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裏說道：

「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」（讀山海經）

又說：

「夸父誕宏志，乃與日競走。……餘跡寄鄧林，功竟在身後。」（同上）

讀山海經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，所以不知不覺把他的「潛在意識」衝動出來了。又如擬古九首裏頭的一首：

「辭家夙嚴駕，當往至無終。問君今何行，非商復非戎。聞有田子泰，節義爲士雄。其人久已死。鄉里習其風。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。不學狂馳子，直在百年中。」

又如詠荆軻那首：

「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。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荆卿，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。素驥鳴廣陌，慷慨送我行。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飲饞易水上，四座列羣英。漸離

擊悲筑，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壯士驚。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。凌厲越萬里，逶迤過千城。圖窮事自至，豪主正怔營。惜哉劍術疎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』

他所崇拜的是田疇、荊軻一流人，可以見他的性格是那一種路數了。朱晦庵說：『陶卻是有力；但詩健而意閑。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。』此語真能道著癢處。要之淵明是極熱血的人，若把他看成冷而厲世一派，那便大錯了。

×

×

×

×

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。讀集中祭程氏妹文、祭從弟敬遠文，與子儼等疏，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。因為文長，這裏不全引了。

他對於朋友的情愛，又真率，又穠摯。如移居篇寫的：

『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閑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……』

一種親厚甜美的情意，讀起來真活現紙上。他那『閑暇輒相思』的情緒，有停雲一首寫得最好。

『停雲，思親友也。罇湛新醪，園列初榮。願言弗從，歎息彌襟。』

『靄靄停雲，濛濛時雨。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。靜寄東軒，春醪獨撫。良朋悠邈，搔首延佇。』

『停雲靄靄，時雨濛濛。八表同昏，平陸成江。有酒有酒，閑飲東窗。願言懷人，舟車靡從。』

『東園之樹，枝條再榮。競用新好，以招余情。人亦有言，日月于征。安得接席，說彼平生。』

『翩翩飛鳥，息我庭柯。斂翮閑止，好聲相和。豈無他人，念子實多。願言不獲，抱恨如何。』

集中送別之作不甚多。內中如答龐參軍的結句：「情通萬里外，形跡滯江山。君其愛體素，來會在何年。」只是很平淡的四句，讀去覺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情深哩。

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，一首也沒有，因為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。但他卻不是不能寫。閑情賦裏頭，願在衣而爲領……」底下一連疊十句「願在……而爲……」熨貼深刻，恐古今言情的豔句，也很少比得上。因為他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，所以要說便說得出。

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，最恭維他「恥事二姓」幾乎首首都是悼念故君之作。這種論調，我們是最不贊成的。但以那麼高節那麼多情的陶淵明，看不上那一欺人孤兒寡婦取天下」的新主，對於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，自然是情理內的事。依我看：擬古九首，確是易代後傷時感事之作。內中兩首：

『榮榮隴下蘭，密密堂前柳。初與君別時，不謂行當久。出門萬里客，中道逢嘉友。未言心相醉，不在接杯酒。蘭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負。多謝諸少年，相知不忠厚。意氣傾人命，離隔復何有。』

『仲春遘時雨，始雷發東隅。衆蟄各潛駭，草木從橫舒。翩翩新來燕，雙雙入我廬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將還舊居。自從分別來，門庭日荒蕪。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。』

這些詩都是從深痛幽怨發出來。個個字帶著淚痕，和祭妹文一樣的情操。顧亭林批評他道：『淡然若忘於世，而感憤之懷，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，真也。』這話真能道出淵明實際了。

X

X

X

X

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——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。他對於身心修養，常常用功，不肯放鬆自己。集中有榮木一篇，自序云：『榮木，念將老也。日月推遷，已復九夏。總角聞道，白首無成。』那詩分四章，末兩章云：

『嗟予小子，稟茲固陋。徂年既流，業不增舊。志彼不舍，安此日富。我之懷矣，怛焉內疚，先師遺訓，余豈云墜。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。脂我名車，策我名驥。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。』



這首詩從詞句上看來，當然是四十歲以後所作。又飲酒篇『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竟無成。』雜詩『前塗當幾許，未知止泊處。古人惜寸陰，念此使人懼。』也是同一口吻。淵明得壽僅五十六歲，這些詩都是晚年作品。你看他進德的念頭，何等懇切，何等勇猛。許多有暮氣的少年，真該愧死了。

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界圍中，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在儒學。飲酒篇末章云：

『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洙泗輟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。區區諸老翁，爲事誠殷勤。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……』

當時那些談玄人物，滿嘴裏清靜無爲，滿腔裏聲色貨利。淵明對於這班人，最是痛心疾首。叫他們做『狂馳子』，說他們『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』，簡單說，就是可憐他們整天價說的話絲毫受用不著。他有一首詩，對於當時那種病態的思想表示懷疑態度。說道：

『蒼蒼谷中樹，冬夏常如茲。年年見霜雪，誰謂不知時。厭聞世上語，結友到臨淄。稷

下多談士，指彼決吾疑。裝束既有日，已與家人辭。行行停出門，還坐更自思。不畏道里長，但畏人我欺。萬一不合意，永爲世笑嗤。伊懷難具道，爲君作此詩。」（擬古）

陶  
淵  
明  
這首詩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。只是表明有自己的見解，不願意隨人轉移。他又說：

『行止千萬端，誰知非與是？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譽毀。三季多此事，達者似不爾。咄咄俗中愚若，且當從黃綺。』（飲酒）

這是對於當時那些「借曠達出鋒頭」的人施行總彈劾。他們是非雷同，說的天花亂墜；在淵明眼中，只算是「俗中愚」罷了。淵明自己怎麼樣呢？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。他說：

15  
又說：『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憂貧。瞻望邈難逮，轉欲志長勤。』（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）

『歷覽千載書，時時見遺烈。高操非所攀，謬得固窮節。』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

敬遠）

他一生品格立腳點，大略近於孟子所說。『有所不爲』『不屑不潔』的狷者。到後來操養純熟，便從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真趣味來，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，又大錯了。

以上三項，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。先要看出這個，纔知道他外表特性的來歷。

#### 四

淵明一世的生活，真算得最單調的了。老實說，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，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業。他這種生活，雖是從少年已定下志趣，但中間也還經過一兩回波折。因爲他實在窮得可憐，所以也曾轉念頭想做官混飯喫。但這種勾當，和他那『不屑不潔』

的脾氣，到底不能相容。他精神上很經過一番交戰，結果覺得做官混飯喫的苦痛，比捱餓的苦痛還厲害，他纔決然棄彼取此。有名的歸去來兮辭序，便是這段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。其全文如下：

「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餼無儲粟。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爲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爲德；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於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。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爲潤，故便求之。少日，眷然有歸與之情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已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。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因事順心，命篇曰歸去來兮。乙巳篇十一月也。」

這篇小文，雖極簡單極平淡，卻是淵明全人格最忠實的表現。蘇東坡批評他道：『欲仕則仕，不以求之爲嫌；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爲高。』這話對極了。古今名士，多半眼巴巴釘

著富貴利祿，卻扭扭捏捏說不願意幹。論語說的『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』，這種醜態最爲可厭。再者，丟了官不做，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，被那些名士自己標榜起來，說如何如何的清高，實在適形其鄙。二千年來文學的價值，被這類人的鬼話糟塌盡了。淵明這篇文，把他求官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赤裸裸照寫出來，一毫掩飾也沒有，這樣的人，纔是「真人」；這樣的文藝，纔是「真文藝」。後人硬要說他什麼。「忠愛」，什麼「見幾」，什麼「有託而逃」，卻把妙文變成。「司空城旦書」了。

乙巳年之棄官歸田，確是淵明全生涯中之一個大轉捩。從前他的生活，還在漂搖不定中，到這會纔算定了。但這個「定」字，實屬不易，他是經過一番精神生活的大奮鬥纔換得來。他說：『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』。歸去來辭本文中又說：『既自以心爲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。』可見他當做官的時候，實感覺無限痛苦。他當頭一回出佐軍幕時做的詩，說道：『望雲慚高鳥，臨水媿游魚』。到晚年追述舊事的詩，也說道：『疇昔苦長飢，投耒去學仕。將卷不得節，凍餒固纏已。是時向立年，志意多所恥。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

田里。』就常人眼光看來，做官也不是什麼對不住人的事，有什麼可慚可愧可恥可悲呀？呵呵的大文學家真文學家和我們不同的就在這一點。他的神經極銳敏，別人不感覺的苦痛，他會感覺；他的情緒極熱烈，別人受苦痛攔得住，他卻攔不住。淵明在官場裏混那幾年，像一位『一生兒愛好是天然』的千金小姐，強逼著去倚門賣笑。那種慙恥悲痛，真是深刻入骨。一直到擺脫過後，纔算得著精神上解放了。所以他說：『覺今是而昨非』。

何以見得他的生活是從奮鬥得來呢？因為他物質上的境遇，真是難堪到十二分：他卻能始終抵抗，沒有一毫退屈。他集中屢屢實寫飢寒狀況。如雜詩云：

『代耕本非望，所業在田桑。躬親未曾替，寒餒常糟糠。豈期過滿腹，但願飽粳糧。御冬足大布，麤絺以應陽。政爾不能得，哀哉亦可傷……』

有會而作篇的序文云：

『舊穀既沒，新穀未登。頗爲老農，而值年災。日月尙悠，爲患未已。登歲之功，既不  
可希；朝夕所資，煙火裁通。旬日已來，始念飢乏。歲云夕矣，慨然永懷。今我不述

，後生何聞哉？」

詩云：

「弱年逢家乏，老至更長飢。……餒也已矣夫，在昔余多師。」

怨詩楚調篇云：

「……炎火屢焚如，螟蟻恣中田，風雨縱橫至，收斂不盈廛。夏日長抱飢，寒夜無被眠。造夕思鷄鳴，及晨願烏遷。（按此二語，言夜則願速及旦，旦則願速及夜。皆極寫

日子之難過）。……」

尋常詩人，救老嗟卑，無病呻吟，許多自己發牢騷的話，大半言過其實，我們是不敢輕信的。但對於陶淵明不能不信。因為他是一位最真的人，我們從他全部作品中可以保證。他真是窮到徹骨，常常沒有飯吃。那乞食篇說的：

「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。主人知余意，投贈副虛期。談諧終日夕，觴至輒傾卮。情欣新知歡，興言遂賦詩。感子漂母惠，媿我非韓才。銜戢

知何謝，冥報以相貽」。

乞食乞得一頓飯，感激到他『冥報相貽』的話，你想這種情況，可憐到什麼程度？但他的飯肯胡亂吃嗎？哼！他決不肯。本傳記他一段故事道：『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餒有日矣。道濟謂曰：「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，有道則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」？對曰：「潛也何敢望賢，志不及也」。道濟饋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』他並不是好出主角的人，待人也很容易，但他對於不願意見的人不願意做的事，寧可餓死，也不肯絲毫遷就。孔子說的『志士不忘在溝壑』。他一生做人的立脚，全在這一點。飲酒篇中一章云：

「清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問子爲誰歟？田父有好懷。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乖。『縑縷茅簷下，未足爲高棲。一世皆尙同，願君汨其泥』。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紆轡誠可學，違已詎非迷。且共歡此飲，吾駕不可回。」

這些話和屈原的卜居漁父一樣心事。不過屈原的骨鯁顯在外面，他卻藏在裏頭罷了。



## 五

檀道濟說他『奈何自苦如此』。他到底苦不苦呢？他不惟不苦，而且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。他最能領略自然之美，最能感覺人生的妙味。在他的作品中，隨處可以看得出來。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第一首：

『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扶疏。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門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然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。』

如和郭主簿二首的第一首：

『霑謁堂前林，中夏貯清陰。凱風因時來，回飈開我襟。息交游園業，臥起弄書琴。園蔬有餘滋，舊穀猶儲今。營已良有極，過足非所欽，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。弱子戲我側，學語未成音。此事真復樂，聊用忘華簪，遙遙望白雲，懷古一何深。』

如飲酒二十首的第五首：

『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』

如移居二首：

『昔欲居南村，非爲卜其宅。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懷此頗有年，今日從茲役。幣廬何必廣，取足蔽牀席。鄰曲時時來，抗言談在昔。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』

『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閑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此理將不勝，無爲忽去茲。衣食須當紀，力耕不吾欺。』

如飲酒的第十三首：

『故人賞我趣，挈壺相與至。班荆坐松下，數斟已復醉。父老雜亂言，觴酌失行次。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爲貴。咄咄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。』

23 集中像這類的詩很多。雖寫窮愁，也含有悠然自得的氣象。他臨終時給他兒子們的遺囑

——與子儼等疏，內中有一段寫自己的心境說道：

『少學琴書，偶愛閑靜。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歡然有喜。常言五月中北牕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；自謂是羲皇上人。』

讀這些作品，便可以見出此老胸中，沒有一時不是活潑潑地。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，常常對著他微笑。他無論肉體上有多大苦痛，這位伴侶都能給他安慰。因為他抓住了這位伴侶，所以在他周圍的人事，也都變成微笑了。他說。『卽事多所欣』，據我們想來，他終日所接觸的，果然全是可欣的資料。因為這樣，所以什麼飢寒咧，在他全部生活上，便成了很小的問題。擬古九首的第五首云：

『東方有一士，被服常不完。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。辛苦無此比，常有好容顏。我欲觀其人，晨去越河關。青松夾路生，白雲宿籓端。知我故來意，取琴爲我彈。上絃驚別鶴，下絃操孤鸞。願留就君住，從今到歲寒。』

『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』這兩句話，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畫「行樂圖」。我們可以想像出

一位冷若冰霜豔如桃李的絕代佳人。你說他像當時那一派『放浪形骸之外』的名士嗎？那卻是大大不然。他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，從勤勞得來。

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篇云：

『人生歸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執是都不營，而以求自安。開春理常業，歲功聊可觀。晨出肆微鋤，日夕負耒還。山中饒霜露，風氣亦先寒。田家豈不苦，不獲辭此難。四體誠乃疲，庶無異患干。盥濯息簷下，斗酒散襟顏。遙遙沮溺心，千載乃相關。且負長如此，躬耕非所歎。』

近人提倡『勞作神聖』，像陶淵明纔配說懂得勞作神聖的真意義哩。『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』兩句話，真可爲最合理的生活之準鵠。曾文正說：『勤勞而後休息，一樂也』。淵明一生快樂，都是從勤勞後的休息得來。

淵明是。『農村美』的化身，所以他寫農村生活，真是入妙。如：

『……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園，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裏煙

。狗吠深巷中，鷄鳴桑樹顛。……』（歸田園居）

『野外罕人事，窮巷寡輪鞅。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。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……』（同上）

『……聽我新熟酒，隻鷄招近局。日入室中闇，荆薪代明燭。歡來苦夕短，已復至天旭』（同上）

『……秉耒歡時務，解顏勸農人。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。……』（懷古田舍）

『……飢者歡初飽，束帶候鳴鷄。揚襪越平湖，汎隨清壑迴，鬱鬱荒山裏，猿聲閑且哀。悲風變靜夜，林鳥喜晨開。……』（下潁田舍穫稻）

後來詩家描寫田舍生活的也不少。但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，總說不到實際。生活總要實踐的纔算。處尊處優的士大夫，說什麼田家風味，配嗎？淵明只把他的實際實感寫出來。便成爲最親切有味之文。

淵明有他理想的社會組織，在桃花源記和詩裏頭表現出來。記云：

『晉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魚爲業。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華鮮美，落英繽紛。漁人甚異之。復前行，欲窮其林。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髣髴若有光。便捨船從口入。初極狹，纔通人；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，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見漁人乃大驚，問所從來。具答之。便要還家，設酒殺雞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，咸來問訊。自云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，遂與外人間隔。問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，皆歎惋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數日，辭去。此中人語云：『不足爲外人道也。』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處處誌之。及郡下，詣太守說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隨其往，尋向所誌，遂迷不復得路。南陽劉子驥，高尚士也。聞之，欣然規往。未果，尋病終。後遂無問津者。』

『嬴氏亂天紀，賢者避其世。黃綺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。往跡寔復湮，來逕遂蕪廢。相命肆農耕，日入從所憩。桑竹垂餘蔭，菽稷隨時藝。春蠶收長絲，秋熟靡王稅。荒路暖交通，雞犬互鳴吠。俎豆猶古法，衣裳無新製。童孺縱行歌，班白歡游詣。草榮識節和，木衰知風厲。雖無紀曆誌，四時自成歲。怡然有餘樂，於何勞智慧。奇縱隱五百，一朝敞神界。淳薄既異源，旋復還幽蔽。借問游方士，焉測塵囂外。願言躡輕風，高舉尋吾契。』

這篇記可以說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，在文學史上算是極有價值的創作。這一點讓我論小說沿革時再詳細說他。至於這篇文的內容，我想起他一箇名叫做東方的 *Doria*（烏託邦。）所描寫的是一箇極自由極平等之愛的社會。荀子所謂。『美善相樂』，惟此足以當之，桃源，後世竟變成縣名。小說力量之大，也無出其右了。後人或拿來附會神仙，或討論他的地方年代，真是癡人前說不得夢。

## 六

淵明何以能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？一定有他整箇的人生觀在背後。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？可以拿兩箇字包括他：「自然」。他替他外祖孟嘉做傳說道：

「……又問（桓溫問孟嘉）聽妓。絲不如竹。竹不如肉。答曰：漸近自然。……」（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轉）

歸田園居詩云：

明 「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」

歸去來辭序云：

「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已交病。」

他並不是因爲隱逸高尚有什麼好處纔如此做，只是順著自己本性的自然。「自然」是他理相的天國，凡有絲毫矯揉造作，都認作自然之敵，絕對排除他做人很下堅苦功夫，目的不在



保全他的「自然」。他的文藝只是「自然」的體現所以「容華不御」恰好和「自然之美」同化後人用『斲彫爲朴』的手段去學他，真可謂『刻畫無鹽唐突西子』了。

愛自然的結果，當然愛自由。淵明一生。都是爲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奮鬥。鬥的什麼？鬥物質生活。歸去來辭說：『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；』又說：『以心爲形役』；他覺得做別人奴隸，回避還容易；自己甘心做自己的奴隸，便永遠不能解放了。他看清楚耳口腹……等等，絕對不是自己，犯不著拿自己去遷就他們。他有一首詩直寫這種懷抱云：

『在昔曾遠遊，直至東海隅。道路迴且長，風波阻中塗。此行誰使然，似爲飢所驅。傾身營一飽，少許便有餘。恐此非名計，息駕歸閑居。』

因爲『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』，所以『求己良有極過是非所欽』。他並不是對於物質生活有意剋減，他實在覺得那類生活，便豐贍也用不著。宋鉞說：『人之情欲寡而皆以爲己之情欲多，過也。』淵明正參透這箇道理，所以極苦的物質生活，他卻認爲『復歸於自然』他對於那些專務物質生活的人有兩句詩批評他們道：

『客養千金軀，臨化消其寶』（飲酒）

這兩句名句，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經了。

集中有形影神三首。第一首形贈影，第二首影答形，第三首神釋。這三首詩正寫他自己的人生觀。那神釋篇的末句云：

『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』

雜詩裏頭亦說：

『壑舟無須臾，引我不得住。前途當幾許，未知止泊處。』

歸去來辭末句亦說：

『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。』

就佛家眼光看來，這種論調，全屬斷見，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觀。但淵明卻已發自己受用了。他靠這種人生觀，一生能發『酣飲賦詩以樂其志』『忘懷得失以此自終』（五柳先生傳）一直到臨死時候，還是翛然自得，不慌不忙的留下幾篇自祭自挽的妙文。那自挽詩

『有生必有死，早終非命促。昨暮同爲人，今且在鬼錄。魂氣散何之，枯形寄空木。嬌兒索父啼，良友撫我哭。得失不復知，是非安能覺。千秋萬歲後，誰知榮與辱。但恨在世時，飲酒不得足。』

『在昔無酒飲，今但湛空觴。春醪生浮蟻，何時更能嘗。肴案盈我前，親舊哭我傍。欲語口無音，欲視眼無光。昔在高堂寢，今宿荒草鄉。一朝出門去，歸來良未央。』

『荒草何茫茫，白楊亦蕭蕭。嚴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。四面無人居，高墳正蒼蒼，馬爲仰天鳴，風爲自蕭條。幽室一已閉，千年不復朝。千年不復朝，賢達無奈何。向來相送人，各自還其家。親戚或餘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託體同山阿。』

自祭文云：

『歲惟丁卯，律中無射。天寒夜長，風氣蕭索。鴻雁于征，草木黃落。陶子將辭逆旅之館，永歸於本宅。故人悽其相悲，同祖行於今夕。羞以嘉蔬，薦以清酌。候顏已冥，

聆音愈淡，嗚呼哀哉？茫茫大塊，悠悠蒼旻。是生萬物，余得爲人。自余爲人，逢運之貧。簞瓢屢罄，絺綌冬陳。含歡谷汲，行歌負薪。翳翳柴門，事我宵晨。春秋代謝，有務中園。載耘載耔，迺育迺繁。欣以素牘，和以七弦。冬曝其日，夏濯其泉。勤靡餘勞，心有常閒。樂天委分，以至百年。惟此百年，夫人愛之。懼彼無成，愒日惜時。存爲世珍，歿亦見思。嗟我獨邁，曾是異茲。寵非己榮，涅豈吾緇。摔兀窮廬，酣飲賦詩。識運知命，疇能罔眷。余今斯化，可以無恨。壽涉百齡，身慕肥遁。從老得終，奚所復戀。寒暑逾邁，亡既異存。外姻晨來，良友宵奔。葬之中野，以安其魂。窅窅我行，蕭蕭墓門。奢恥宋臣，儉笑王孫。廓兮已滅，慨焉以遐。不封不樹，日月遂過。匪貴前譽，孰重後歌。人生實難，死如之何。嗚呼！哀哉！」

這三首詩一篇文，絕不是像尋常名士平居游戲故作達語。的確是臨死時候所作，因爲所記年月，有傳記可以互證。古來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時幾句簡單的絕命詩詞，雖然常有。若文學家臨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，除淵明外像沒有第二位哩。我想把文中『勤靡餘勞心有常

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』十六箇字，作爲淵明先生人格的總贊。

## 陶淵明年譜

陶 淵 明

秋冬間講學白下，積劬嬰疾，醫者力戒靜攝。寧家後便屏百慮，讀陶集自娛。偶鈎稽其作品年月，而前人所說，皆不能愜吾意。蓋以吾所推定，陶公卒年僅五十六，而舊史舊譜皆云六十三。緣此一誤，他皆誤矣。遂發憤自撰此譜，三日而成。成後，檢篋中故書，得舊譜數種，復以兩日校改之爲斯本。號稱養病，亦頗以鏤刻愁肝腎矣。壬戌臘不盡五日，卽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，啟超自記於天津之飲冰室。

陶傳資料，最古者爲顏延之所撰陶徵士誄。蓋陶公初卒時所作。見文選。本集亦附載，而詞句頗有不同。次則沈約宋書隱逸傳。陶公卒後二十餘年作也。次則梁昭明太子蕭統所撰陶淵明傳。次則李延壽南史隱逸傳。次則唐太宗勅撰晉書隱逸傳。皆襲宋書小有詳略

而已。宋有李燾撰靖節新傳三卷。今佚。有吳仁傑撰靖節先生年譜。今存。陳振孫書錄解題言蜀人張續爲吳譜作辨證。今佚；惟李公煥陶集箋注雜引數條而已。有王質著紹陶錄，中有栗里年譜。今存。而李公煥注所引年譜文，又有爲此二譜所無者；不知誰作也。清道光間，山陽丁儉卿晏箸陶靖節年譜。僅對王譜有所糾正，似未見吳譜也。安化陶文毅公澐箸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二卷。備列兩舊譜而加以考證，至博贍矣。吾初造此譜時，僅因讀李箋有所感觸，並未見諸譜，且不知有其書。屬稿中，姪兒廷燦次第檢出諸本資參考；得益蓋不少。然於所不謂然者終不敢苟同也。編中徵引諸家，其略號如下：

顏延之陶徵士誄……………顏誄

宋書本傳……………宋傳

昭明太子陶淵明傳……………昭明傳

南史本傳……………南傳

晉書本傳……………晉傳

吳仁傑靖節先生年譜……………吳譜

張續年譜辯證……………張辨

王質栗里年譜……………王譜

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……………李箋

丁晏陶靖節年譜……………丁譜

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……………陶考

淵 陶

明 先生名淵明。一名潛。字元亮。

× × × × ×

晉傳云：『陶潛，字元亮』。南傳云：『陶潛，字淵明。或云字深明，名元亮』。惟昭

明傳則云：『陶淵明，字元亮。或云潛字淵明』。吾儕向來識想所習，皆以淵明爲先生

字。惟據集中祭程氏妹文云：『淵明以少牢之奠，俛而酌之』。祭文不應自稱字也。又

孟府君傳云：『淵明從父太常鑾……………』。又云：『淵明先親，君之第四女也』。孟府君



卽孟嘉。實先生之外王父。先生此文，誦述其從父及其母，張辨謂：『義必以名自見，豈得稱字』。諒矣。由此言之，淵明必先生名無疑。故顏誅直書爲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』也。然則潛之名從何來？李箋引年譜云：『在晉名淵明，在宋名潛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。』（此非吳王兩譜文）然古者『君子已孤不更名』。謂先生晚年改名，殆不近理。考先生五子儼，俟，份，佚，佟；而責子詩則舉其小名曰舒，宣，雍，端，通。是先生諸子，皆有兩名也。先生蓋亦爾爾，淵明其名，而潛其小名歟？

潯陽柴桑人也。

晉書陶侃傳：『本鄱陽人也。吳平，徙家廬江之潯陽。』先生爲潯陽人，自此始。陶氏得姓，蓋出唐堯。漢有功臣侯者陶舍，丞相陶青，皆先生遠祖。

命子篇云：『悠悠我祖。爰自陶唐。邈爲虞賓，歷世重光。御龍勤夏，豕韋翼商，穆穆司徒，厥族以昌。紛紛戰國，漠漠衰周。鳳隱於林，函人在丘。逸蚪遶雲，奔鯨駭流。天集有漢，眷余愍侯。於赫愍侯，運當攀龍。撫劍夙邁，顯茲武力。書誓山河，啟土開

封。蹇蹇丞相，允迪前蹤。』愍侯者，陶舍。以左司馬從漢高祖破代，封開封侯也。丞相者，陶青。以漢孝景二年爲丞相也。

會祖侃。晉使持節侍中太尉。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。晉書有傳。

宋傳云：『會祖侃，晉大司馬』。晉傳云：『大司馬侃之曾孫也』。顏詠云：『韜此洪族，蔑彼名級』。卽謂先生以侃胤孫爲當時望族也。命子篇云：『渾渾長源，蔚蔚洪柯。羣川載導，衆條載羅。時有語默，暹因隆窳。在我中晉，業融長沙。桓桓長沙，伊勳伊德。天子疇我，專征南國。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志。孰謂心，而近可得』。此先生述祖德以命其子而誦侃之美也。集中有贈長沙公一首。序云：『長沙公於余爲族；祖同出大司馬。……』按晉書：『侃卒，長子夏以罪廢。次子瞻之子宏襲爵，宏卒，子綽之嗣。綽之卒，子延壽嗣。宋受禪，降爲吳昌侯』。此長沙公蓋卽延壽，於先生爲從子。故詩云：『伊余云邁，在長忘同』也。閻若璩不認先生系出陶侃；其子詠祖述之。謂此文

『祖同出大司馬』，大字爲右字之訛；右司馬卽陶舍。錢大昕作讀淵明詩跋，痛闢其說。陶考將全文採入。今不具引。

祖茂。武昌太守。

命子篇云：『肅矣我祖，慎終如始。直方二臺，惠和千里。』晉傳云：『祖茂。武昌太守。此文『惠和千里』，卽指爲太守事。其云『直方二臺』，則亦嘗曾任京秩也。侃子十七人。茂管書無傳。』（李箋，引陶茂麟家譜言：『先生祖名岱』。恐不足信。陶考有詳辨）。

父某。

命子篇云：『於皇仁考，淡焉虛止。寄迹風雲，寘茲愠喜。』先生父名無考。此云『寄迹風雲』，知必嘗仕宦。李箋云：『父姿城太守。生五子，史失載。』不知何所本。據集中詩文，不見先生有兄弟也。姿城亦不見地志。

母孟氏。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。

集中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。稱嘉『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』。是先生之外王母，亦卽其祖姑。其父母中表爲婚也。孟府君傳敘嘉之爲人云：『行不苟合，言無夸矜。未嘗有喜愠之容，好酣飲，逾多不亂。至於任懷得意，融然遠寄，傍若無人。』按侃之德業，世所熟知。先生述德，獨誦美其『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忘』。可見其高尚沖穆之趣，得諸遺傳者深遠矣。其父則『淡焉虛止，寘茲愠喜』；其外王父則如傳中所云云。故知先生之人格有所受之也。

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（西紀三七二）先生生。

各書無紀先生生年者。顏誅亦不記卒時得年幾何。宋傳云：『元嘉四年卒。年六十三』。昭明傳晉傳皆襲其文。準此追溯，則先生宜生於興寧三年乙丑。余鈞稽全集，知先生得年僅五十有六。宋傳誤也。集中自述年紀之語句，凡十二處。今悉舉之如下：（依現行本集各篇先後爲次）

(二) 開歲條五十，吾生行歸休。(辛酉正月五日游斜川)

(三) 僂俛六九(五十四)年。(怨詩楚調)

(四) 弱冠(二十)逢世阻，始室喪其偏。(同上)

(五) 僂俛四十年。(連雨獨飲)

(六) 閒居三十載，遂與塵事冥。(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)

(七) 總髮抱孤念，奄出四九(三十六)年。(戊申歲六月中遇火)

(八) 行行向不惑，(四十)淹留自無成。(飲酒)

(九) 是時向立年，(三十)志意多所恥。(同上)

(十) 奈何五十年，忽已親此事。(雜詩)

(十一) 吾年過五十。(與子儼等疏)

(十二) 我年二六(十二)爾纔九齡。(祭程氏妹文)

以上資料，雖未云備；然先生經歷年所，已略可考見。足證先生壽必不及六十，而卒年

確爲五十六也。先生自十二歲至五十四歲之事蹟，既屢見於詩文中。若壽過六十，不應無一字道及。（若謂先生晚年廢筆札，則殊不然。挽歌及自祭文，皆屬曠時所作也。說見下）。此其一。與子儼等疏，翫詞意常是遺囑，而僅云：『吾年過五十。』此其二。挽歌云：『早終非命促。』若壽六十三，不得言早終。（先生爲其外祖孟嘉作傳。傳文云：『年五十一』。贊云：『道悠運促，不終遠業。惜哉！仁者必壽，豈斯言之謬乎？』是以僅過五十爲短命也。其對於自己則遠觀，言雖早終而非命促爾）。此其三。游斜川一詩，序中明記『辛酉正月五日』；又云：『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』。而其詩發端一句爲『閒歲條五十』。則辛酉歲先生行年五十，當極可信憑。此其四。（此詩俗本有訛字，故生異論。辨詳本條。『閑居三十載』之詩，題中標明『辛丑歲七月』。與辛酉之五十正合。此其五。『奄出四九年』之詩，題中標明『戊申歲六月』。時先生年正三十七。此其六。先生作令彭澤旋復樂官，實義熙元年乙巳事。年月具見歸去來兮序。時先生年三十四也。飲酒詩，是時向立年，志意多所恥。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田里』。

卽紱此事。若先生得年六十三，則彼時已逾四十，不應云「立年」。此其七。顏誅云：「年在中身，疾唯疢疾」。此用無逸「文王受命惟中身」成語，謂五十也。若六十以外，不得言中身。此其八。吾據以上八事，推定先生得年五十六。先生既卒於元嘉四年丁卯，則追溯生年當在咸安二年壬申也。

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。先生二歲。

是年桓溫卒。

二年甲戌。先生三歲。程氏妹生。

祭程氏妹文云：「我年二六，爾纔九齡」。集中不及昆弟，似先生同懷只此一妹也。

三年乙亥。先生四歲。

太元元年丙子。先生五歲。

二年丁丑。先生六歲。

三年戊寅。先生七歲。

四年己卯。先生八歲。

五年庚辰。先生九歲。

六年辛巳。先生十歲。

七年壬午。先生十一歲。

八年癸未。先生十二歲。喪父（？）

陶

淵

明

先生以是年丁憂，明見於祭程氏妹文。其辭曰：『誰無兄弟，人亦同生。嗟我與爾，特百常情。慈妣早世，時尙孺嬰。我年二六，爾纔九齡。爰從靡識，撫髻相成』。據此文則是喪母也。然顏誅云：『母老子幼，就養勤匱』。顏延之與先生交舊，語當可信。此兩文不能相容，必有一爲傳寫之誤；非顏誅父誤母，則祭文考誤妣矣。按命子篇稱其父曰「仁考」，是長子儼生時，先生父已沒。又庚子歲從都還篇云：『歸子念前途，凱風負我心』。是先生二十九歲時母其猶存。然則祭文妣字必誤也。殆原作「慈考」，俗子傳鈔，以慈當屬妣，故妄改耶？（湯注以慈妣爲庶母，亦附會。文意固明是丁憂也。陶

行



考於八歲條下，引祭從弟敬遠文『相及髫髻並罹偏咎』語，謂「八歲爲髻」，疑先生丁憂在彼年。不知彼文言已與敬遠年齒相及，幼年皆罹偏咎耳。先生蓋長敬遠數歲。十二正屬髫年，敬遠正向髻耶。

九年甲申。先生十三歲。

十年乙酉。先生十四歲。

是年謝安卒。

十一年丙戌。先生十五歲。

十二年丁亥。先生十六歲。

十三年戊子。先生十七歲。

十四年己丑。先生十八歲。

雜詩云：『昔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』可見先生少年氣象。

十五年庚寅。先生十九歲。長子儼生。（？）

先生有五子。其年歲差次，見責子篇。其諸子不同母。與子儼等疏云：『汝等雖不同生，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。……他人尙爾，况同父之人哉？』是其證也。然先生又有妻無妾。顏誅中『居無僕妾』一語可證。先生早年喪耦有繼室。（詳次條）。然則至少亦應有一子爲元配夫人出者。今假定本年爲長子儼生年。

十六年辛卯。先生二十歲。喪妻。（？）

怨詩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：『弱冠逢世阻，始室喪其偏。』湯注云：『其年二十喪偶。繼娶翟氏。』先生甫結婚卽喪耦，當是事實。其年當在二十左右也。（王譜解喪偏爲失妾，非也。顏誅明云『居無僕妾。』吳譜謂三十喪偶，亦杜撰）。

昭明傳云：『淵明妻翟氏，亦能安勤苦，與其同志。』南傳云：『妻翟氏，志趣亦同，能安苦節。夫耕於前。妻鋤於後。』先生既曾喪耦，則翟氏自當是繼室。晉書隱逸傳有翟湯，湯子莊，莊子矯，矯子法賜，世有隱行；亦潯陽人。翟夫人當出其族。

先生續娶年歲無考。然長子儼比次子俟僅蚤生兩歲，則續娶或卽在喪耦之年。

翟夫人似亦先先生卒。故與子儼等疏云：『但恨室無萊婦』。

十七年壬辰。先生二十一歲。次子佚生。（？）

命子篇所命者爲長子儼。當作於是年。篇中云：『日居月諸，漸免於孩』。用論語三年免懷語意。言「漸免」，則未滿三歲也。詩蓋作於次子未生以前。故有『三千之罪無後爲急』語。

儼十六時，俟年十四，故假定佚生於是年。

自本年至元興元年凡十一年間，皆會稽王道子及其世子元顯柄國，晉政日亂。

十八年癸巳。先生二十二歲。三子份四子佚生。（？）

份佚同歲。先生既無姬妾，當是學生耶？

顏誅云：『初辭州府三命』。昭明傳云：『親老家貧，起爲州祭酒。不堪吏職。少日，自解歸州。召主簿不就。』其年月無可考。吳譜於本年下云：『是歲爲江州祭酒』。湯注於赴假還江陵詩下亦云：『癸巳爲州祭酒』。彼等皆以癸巳年先生二十九歲，又以先

生其年初出仕，故附會爲此說耳。吾儕若採謹嚴態度，只能謂州府辟命爲作鎮軍參軍以前事，其年則當闕疑也。

十九年甲午。先生二十三歲

二十年乙未。先生二十四歲。

二十一年丙申。先生二十五歲。

是年孝武帝見弒。

桃花源記及詩，不知作於何年。但發端稱『晉太原中』，或是隆安前後所作？

安帝隆安元年丁酉。先生二十六歲。

二年戊戌。先生二十七歲。爲鎮軍參軍。（？）五子修生（？）

本集卷三第一首爲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，第二首爲庚子歲從都還。先生作鎮軍參軍在唐子前，略可推定。惟究屬何年，所參之軍，其主將爲何人，皆吾儕所欲亟知也。考淵明時代曾任鎮軍將軍者，前有太元六年之卻愔，後有元興三年之劉裕。太元六年，先生僅

十歲，不成問題。文選本詩下李善注云：「臧榮緒晉書曰：『宋武帝行鎮軍將軍』。辟公參其軍事。」是以先生所參卽劉裕幕也。然元興三年，先生實參劉敬宣之建威將軍幕。（見下）而庚子辛丑間先生在鎮軍幕時，劉裕亦僅官參軍。則此鎮軍非裕甚明。（文選通考云：「劉裕起兵討桓玄爲鎮軍將軍，淵明參其軍事。」此沿文選李注之誤也）。則究爲誰耶？詩題言「經曲阿」，吳譜云：「曲阿今丹陽縣也」。始就幕職而經丹陽，則軍府宜在京口。（卽鎮江）當時所謂「北府」也。考其時鎮京口者，自太元十五年丙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爲王恭；自戊戌九月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爲劉牢之。先生庚子辛丑兩年皆在鎮軍幕，則主將必牢之無疑。其後甲辰乙巳間復參劉敬宣建威幕。敬宣卽牢之子，於先生爲世交也。時劉裕亦爲牢之參軍，蓋與先生同僚。然則何以解於鎮軍之考？考是時牢之軍號，爲鎮北將軍，鎮軍或鎮北之譌耳。以本集各本訛誤之多，蓋不足因也。（書成後乃見陶澍年譜考異，正謂先生所參爲劉牢之軍；與吾說合，爲之狂喜。陶考對於鎮軍之解釋，謂：「考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，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衛軍。」

劉牢之爲前將軍正鎮衛軍。卽省文曰鎮軍，亦奚不可？」云云。亦足備一說也。

牢之以本年九月開府京口。先生入幕，非在本年卽在明年。飲酒篇云：「……投耒去爾仕……是時向立年。」時方二十七八歲，故曰向立年也。若從舊譜，則時已三十四矣。諸家亦知其不可通，故強指州祭酒爲投耒學仕，謂事在癸巳年而先生方二十九。殊不知顏謀明言「州府三命不就」，先生蓋未嘗就州職也。本詩言「始作」，正謂始仕耳。

云「時來苟宜（集作冥。此從文選）。會，宛轡馱通衢。投策命長旅，暫與園田疏。」當時先生蓋有用世之志也。

三年己亥。先生二十八歲。在軍幕。

飲酒篇云：「在昔曾遠遊，直至東海隅。道路悠且長。風波阻中途。此行誰使然，似彼飢所驅。」案：本年十一月，海賊孫恩陷會稽。劉牢之率衆東討，時劉裕爲牢之參軍。立功最多，先生之馳驅海隅，衝冒風波，蓋在牢之軍中也。牢之擁兵北府，炙手可熱。然其人反覆。先生或逆料其將敗而亟思自拔，故後二年遂乞假歸。詩所謂「恐此非名」

息駕歸閑居』也。

四年庚子。先生二十九歲。在軍幕。

集中紀年詩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。詩中言『一欣侍溫顏，再喜見友于』；言『歸子念前途』；言『久遊戀所生』；皆遊子久客思親之作。言『凱風負我心』，則用『母氏劬勞』意，知所侍溫顏必爲母也。「友于」云云當指其妹或其從弟。集中詩題標甲子者凡九首。此其第一首也。南傳云：『所著文章，皆題其年月。義熙以前，明書晉氏年號。自永初以來，惟云甲子而已』。按集中詩題，無一題年號者。其題甲子之九首，在義熙前者八首。南傳云云，嚮壁附會，空疏可笑。前人多已辯正，今不廣引。

五年辛丑。先生三十歲。是年七月，從軍幕乞假歸家。其冬，喪母。

集中紀年詩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一首，發端云：『閑居三十載，遂與塵事冥』。蓋是年正三十歲也。辛酉年先生五十歲，既有詩題及詩句爲證，實爲無上權威之資料。而

逆溯至辛丑，正三十歲，則此句亦一極有力資料矣。後世注釋家泥視「閑居」二字，必謂此詩爲辭官後三十年所作。若辛丑年先生已辭官三十載，然則先生之生當在永和前矣，有是理耶？

庚子年詩有『欣侍溫顏』語；乙巳賦歸去來辭，僅言『稚子候門』；以後詩中亦不復見言侍養事。則先生丁艱，必當在此數年中。然則何年耶？祭程氏妹文云『昔在江陵，重罹天罰。兄弟索居，乖隔楚越。伊我與爾，百哀是切。黯黯高雲，蕭蕭冬月。白雲掩晨，長風悲節。感惟崩號，興言泣血。』所謂『重罹天罰』者，對上文『慈妣早世』言，若妣爲考之譌，則此文所述爲喪母也。江陵，其地也；冬月，其時也。蓋七月赴假還江陵，不數月遂遭大故也。知必爲本年而非次年者，先生以元興三年甲辰應辟爲建威參軍；若次年壬寅冬月丁憂，則服未闋，不容出仕也。

詩題於江陵言還；喪母時亦在江陵。似先生當時僑居江陵也。說詳下。

元興元年壬寅。先生三十一歲。在江陵。（？）



二年癸卯。先生三十二歲，自江陵還柴桑。（？）

集中紀年詩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。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。前者蓋在江陵懷柴桑之作。故云『耕者有時息，行者無問津』。後者則歸柴桑故居後，與敬遠相聚。故云『寢迹衡門下，邈與世相絕』。

還舊居一首，歸園田居六首，似皆本年作。還舊居篇云：『疇昔家上京，六載去還歸。今日始復來，愴惻多所悲。阡陌不移舊，邑屋或時非。履歷周故居，鄰老罕復遺』。：似先生投耒學仕後，即未嘗履此舊居，故不勝今昔之感。先生戊戌始作參軍，是年歸，首尾六載也。然則庚子辛丑兩年不嘗兩次歸家耶？欲解此問題，當釋「上京」二字。李箋引南康志云：『近城五里，地名上京，亦有淵明故居。』朱子語錄云：『廬山有淵明古跡處曰上京』。果爾，則此上京即舊居，與柴桑栗里相去咫尺，亦即庚子年『侍溫顏見友于』之地也。細繹全集，未見有六年不還家之痕跡。蓋州祭酒主簿既不就；戊戌作參軍，庚子即歸省；後此乙巳一出，不終歲而歸，何處得此六年耶？竊意廬山中有上

京云云，皆後人因本詩而附會。合前後各詩讀之，上京宜指江陵。故辛丑歸省之作，題云『還江陵』，而祭妹文敘丁憂事，亦言『昔在江陵』也。至江陵何以名上京，則百思不得其解。嗣讀陶注於上京句下引毛氏綠君亭本云：『一作上荆』乃知先生家於荊州即江陵者六年，即前詩所謂『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』也。（集作南荆此從文選）。荆名上者以其在上游，猶言西京云爾。殆先生當參鎮軍幕時，即僑居彼地。喪母後思歸故鄉，故癸卯春有懷古田舍之作，不久遂還舊居，與從弟敬遠晤也。然則此詩作於本年無疑矣。（於此復有一問題：作參軍何故移家江陵耶？此不可解。然則所謂鎮軍將軍者，或當求諸鎮江陵之人矣。然又不類。吾亦不復費精力以搜別資料矣）。

歸園田居當亦同時作。故云『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』。時先生正三十一二歲也。舊譜多以此數詩爲乙巳年從彭澤棄官歸後作。然彼年自出山至解組，前後不過一歲。篇中『久去山澤遊』云云，皆久客新歸語。情景不合也。是年桓玄篡位。

三年甲辰。先生三十三歲。起服爲建威參軍。

是年劉裕起兵誅桓玄。

劉敬宣以破桓歆功，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。辟先生參其軍事。

義熙元年乙巳。先生三十四歲。上半年在軍幕，曾奉使人都。八月，補彭澤令。十一月，自免歸。自此不復仕。是年。程氏妹卒。

先生既應劉敬宣之辟，春間凡一度奉使適金陵。集中詩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一首。發端云：『我不踐斯境，歲月好已積』。蓋自庚子年後，足跡不履長江下游者五年矣。又云：『一形似有制，素襟不可易。園田日夢想，安得久離析。』蓋甫出已有歸志也。

歸去來兮辭序云：『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，幼稚盈室，餼無儲粟。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爲長吏，（案：謂邑宰）。脫然有懷；求之靡途；會有四方之事。（案：指爲參軍使都事）。諸侯以惠愛爲德。（案：彼時邑宰山州將版授）。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爲小邑。於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。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可以爲潤，

（一本作秫可以爲酒）。故便求之。及少日，眷然有歸歎之情。何則，質性自然，非矯勵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已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。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。因事順心，命篇曰「歸去來兮」。乙巳歲十一月也。』此文自述得官去官之經過及動機，乃至年月日具詳。最可寶之史料也。欲求則求，欲去則去，將心事率直寫出，最足表現先生人格。『質性自然……深愧平生之志』云云，實徹底覺悟之自白也。其去官動機，昭明傳云：『歲終，會郡遣督郵至縣。吏請曰：應束帶見之，淵明曰：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。即日解綬去職』。與此文因妹喪去官頗有出入。當以此文自述者爲近真。

昭明傳又云：『爲彭澤令，不以家累自隨。送一力（案：廝僕之稱）。給其子，書曰：「汝旦夕之費，自給爲難。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」。公田悉令吏種秫。曰：「吾常得醉於酒足矣」。妻子固請種秫。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，五十畝

種梗』。案：與子書，文雖簡短，藹然仁者之言。可見先生博愛襟抱之一斑也。

舊譜依宋傳「年六十三」一語，皆推定先生是年四十一歲。今案：飲酒篇第十九首云：「疇昔苦長飢，投耒去學仕。將養不得節，凍餒固纏已。是時向立年，志意多所恥。遂盡介然分，終死歸田里。」此總敘少年出仕及棄官事，而云「向立年」，則明是三十歲前後也。（乙巳棄官時，雖已過三十，然自爲參軍以迄縣令，皆投耒學仕時，故曰向立年）。若賦歸去在四十後，則彼文不可通。

二年丙午。先生三十五歲。

責子詩云：「白髮被兩鬢，肌膚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阿舒（儼）已二八，（一作十六）。懶惰固無匹。阿宣（俟）行志學，而不愛文術。雍（份）端（佚）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通子（佟）垂九齡，但念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」案：此詩作於長子儼十六歲時，諸子小名及年歲具列，絕佳史料也。惜不得著作年月。但先生二十歲喪偶，而諸子不同母。（據與子儼等疏）。假定儼（阿舒）爲元配出，其生應在先生二

十歲以前。故可推定本詩爲此一兩年內作品也。歸去來兮辭序言：『幼稚盈室』，知先生爲彭澤令時已有多子矣。

先生髮白蓋甚早。命子篇已有『顧慙華髮』語，計其時甫逾二十耳。晉傳言先生『抱羸疾』，想然。集中言白髮者甚多，不必皆晚年作也。

三年丁未。先生三十六歲。

祭程氏妹文云：『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，程氏妹服制再周。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。……』先生喪妹，在乙巳，於茲兩年，故云『服制再周』。

四年戊申。先生三十七歲。

集中紀年詩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。中有『總髮抱孤念，奄出四十年』語。似是年已逾四十。然則與辛丑三十辛酉五十諸文相矛盾矣，竊謂此「十」字乃「九」字之譌。集中稱十二爲「二六」，十五爲「三五」，五十四爲「六九」，所在多有。此文亦以「四九」代三十六耳。『奄出四九年』，謂剛過三十六歲也。譌作「十」者，或由剝損，或

山傳鈔改耶？

五年己酉，先生三十八歲。

集中紀年詩有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。

移居二詩，不知何年作。李箋云：『靖節舊宅，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。至是屬回祿之變，越後年徙居南里之南村。』又云：『南村卽栗里』。此雖揣測之詞，亦頗近理。移居篇云：『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』。指龐通之殷景仁顏延之等也。詳見下。

六年庚戌。先生三十九歲。

集中紀年詩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。

與殷晉安別詩序云：『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，因居潯陽。後作太尉參軍，移家東下。作此以贈』。案：此太尉卽劉裕也裕以去年九月進太尉。殷爲參軍，當是本年事。詩中言『去歲家南里，薄作少時鄰』。謂在南村與殷結鄰也。別殷詩既推定爲今年作，則移居詩必爲去年作無疑矣。

七年辛亥。先生四十歲。

祭從弟敬遠文云：『歲在辛亥，月維仲秋，旬有九日，從弟敬遠，卜辰云窆。……』文中『相及齟齬』語，知先生與敬遠年歲相去不遠。有『年甫過立』語，知敬遠卒時僅三十餘。若如宋傳年六十三之說，則先生是時當已四十七，相及齟齬之敬遠，亦當在四十內外，與本文不相應矣。先生殆無同懷兄弟。其從弟名見集中者，一敬遠，一仲德，皆先先生卒。未審爲一爲二。與子儼等疏云：『但恨鄰壘二仲，室無萊婦』。似是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。

榮木篇有『四十不足畏』，語，可假定爲本年以後所作。

連雨獨飲篇有『僂俛四十年』語，可假定爲本年作。

答龐參軍詩序云：『自爾鄰曲，冬春再交，款然良對，忽成舊游。……』龐名通之，先生移居南村後相與結鄰者也。移居既推定在己酉年，則冬春再交，當爲本年。

又有答龐參軍四言一首。似亦同時作。



八年壬子。先生四十一歲。

飲酒二十首，不知何年作，序云：『……既醉之後，輒題數句自娛。紙墨遂多，辭無詮次。聊命故人書之。……』是其詩非作於一時也。篇中有『行行向不惑』語。又敘乘官後事，言『亭亭復一紀』。然則是四十前後作也。

九年癸丑。先生四十二歲。

十年甲寅。先生四十三歲。

是年釋慧遠合繙素百二十有三人結白蓮社於廬山之東林；劉遺民爲誓願文。實佛教淨土宗之初祖也。邀先生入社，先生謝焉。然固常與遠往還。相傳先生一日謁遠公，甫及寺外，聞鐘聲，不覺顰容，遽命還駕。宋人張商英詩所謂『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』也。又傳遠公送客向不過虎溪，一日與先生及陸修靜語道，不覺過溪數百步；虎輒驟鳴；因相與大笑云。此兩公案爲宗門所樂道。雖不必盡信。要之先生與蓮社諸賢相緣契，則事實也。集中有與劉柴桑倡和詩兩首。注家言柴桑卽遺民，未知何據。

十一年乙卯。先生四十四歲。

顏誅云：『自爾介居，及我多暇。伊好之洽，接簷鄰舍。宵盤晝憩，非舟非駕』。此延之自述與先生結鄰歡聚情況也。宋傳云：『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，在潯陽與潛情』。陶考云：『劉柳爲江州刺史，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。考宋書孟懷玉傳：「懷玉義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」。晉書安帝紀：「義熙十二年新除尙書令劉柳卒」。南史劉湛：「父柳卒於江州」。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後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，十二年除尙書令未去江州而卒。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，當在此兩年也。』

陶 淵 明

十二年丙辰。先生四十五歲。

集中紀年詩有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潯田舍穫一首。

有示周掾祖謝一首。題目一作『示周續之，祖企，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』。案：續之爲蓮社中人物。時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。昭明傳云：『刺史檀韶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。』蓋卽據本詩題文也。檀韶爲江州

史在義熙十二年。（見宋書留傳）則此詩當作於本年矣。篇中『馬隊非講肆』云云，似不以續之之濶居城市爲然也。

是年慧遠卒。

十三年丁巳。先生四十六歲。

是年太尉劉裕北伐，滅姚秦。修復關中晉宗廟陵寢。集中有贈羊長史一首。序云：『左軍羊長史衡使秦川作此與之。羊名松齡』。詩云：『……賢聖留遺跡，事事在中都。豈忘游心目，關河不可踰。九城市已一，逝將理舟輿。聞君當先邁，負痾不獲俱。……』蓋自懷愍以後，中原淪於戎羯，已逾百年。先生觀關洛之光復，蓋喜極而泣。其云欲往游因病不果，殆實情也。

十四年戊午。先生四十七歲。

宋傳云：『義熙末，徵著作佐郎，不就。』

昭明傳云：『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，不能致也。淵明嘗往廬山。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

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。淵明有脚疾，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。既至，欣然，便共飲酌。俄頃弘至。亦無迂也。……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，久之滿手把菊。忽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歸。』宋晉傳文略同。是先生於州將中，惟王弘頗相周旋。按宋書弘傳：弘以義熙十四年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。在州七年，宋文帝元嘉二年始遷去。昭明傳所記，當是本年以後事。集中有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，亦本年以後作。

是年劉裕弑晉安帝。

恭帝元熙元年己未。先生四十八歲。

元熙二年即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。先生四十九歲。

是年宋武帝廢晉恭帝爲零陵王。尋弑之。

集中有述酒一篇。李箋引黃庭堅曰：『此篇似是讀吳書所作，其中多不可解。』吳譜引韓子蒼曰：『余反覆觀之，見「山陽歸下國」之句，蓋用山陽公事。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。故有「流淚抱中歎」「平王去舊京」之語。』湯注云：『按晉元熙二年六月

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。明年，以毒酒一罍授張偉使酖王，偉自飲而卒。繼又令兵人臨垣進藥，王不肯飲，遂掩殺之。此詩所爲作，故以「述酒」名篇也。詩辭盡隱語。……余反覆詳考，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。」今案：篇中有「諸梁董師旅，犇勝喪其身」語，用葉公、諸梁。白公勝事。有「安樂不爲君」語，用劉禪事。有「峽中納遺薰」語，用越王子搜事。皆與茲案有關。結句有「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」，意尤明顯，韓湯吳說是也。

宋永初二年辛酉。先生五十歲。

集中紀年詩有游斜川一首。序云：「辛酉（俗本作丑）。正月五日……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。……欣對不足，率爾賦詩。悲日月之遂往，歎吾年之不留。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。」詩云：「開歲倏五十（俗本作日）。俗生行歸休。……」案：此詩爲考先生年歲最主要之資料。因序中明言「各疏年紀記時日」而序之發端明記「辛酉正月五日」，詩之發端云「開歲倏五十」。故辛酉年先生之齒五十，絲毫無疑議之餘地也。後人所以

多不察者，則以俗本「辛酉」皆作「辛丑」，而詩句之「倏五十」又或作（五日）。先生卒於丁卯；即以宋傳年六十三之說推算，則辛丑亦僅三十七歲，與「開歲五十」語不相容。俗子強作解事，見序有「正月五日」語。因奮臆改「五十」爲「五日」。殊不知「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」，此二語如何能相連成意？慨歎於歲月擲人者豈以日計耶？况序中明言「各疏年紀」，若作「開歲五日」，所疏年紀何在耶？於是復有據「辛丑五十」之說，謂先生實得年七十六者（李箋引張續語）然則乙巳辭彭澤令時，先生已五十四，與飲酒篇「是時向立年」句，又衝突矣。幸湯注本及昭文翟氏所藏宋本爲朱子同時人會集所寫者，（坊間的影印本）於序文「辛丑」下注「一作酉」三字。吾儕乃知作「酉」者實爲原本；而「開歲五十」一語，更不容改字以爲遷就。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歲，皆無不合。一切疑團，迎刃解矣。

雜詩十二首，不署年月。惟中有「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」語，知是五十後作品也。丁譜解此句，謂「將將暮管，其勢已成。歎其不幸而親見此事。」似甚當。惟丁氏襲舊論

，以此詩繫諸義熙十年。謂先生逆料裕之必篡，則過矣。如吾所推定，則五十歲當永初二年，晉祚已移，故自悲『已親此事』也。三年壬戌。先生五十一歲。

擬古九首，不知何年作。但其中如『飢食首陽薇，渴飲易水流』。如『自從分別來，門庭日荒蕪』。如『蘭衰柳亦枯，遂令此言負』。如『枝條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』。皆感慨滄桑之微言。其爲易代後作品無疑。

少帝景平元年癸亥。先生五十二歲。

昭明傳云：『顏延之……後爲始安郡，經過潯陽，自造淵明飲焉，每往必酣飲致醉。弘（王弘）欲邀延之赴坐，彌日不得。延之臨去，留二萬錢與淵明。淵明悉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』。案：據宋書延之傳；以本年爲始安太守。時王弘在州五年矣。

文帝元嘉元年甲子。先生五十三歲。

昭明傳：『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餒有日矣。道濟謂曰：「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，有道則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」對曰：「生潛也何敢望賢，志

不及也。道濟饋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」案：道濟爲江州刺史在本年，（見宋書道濟傳）（昭明以此事敘於先生少年，下文接『後爲鎮軍建威參軍』句，大誤。王譜置之元嘉三年，亦誤。（通鑑記道濟爲江州在元嘉三年，誤也。王譜蓋襲之）。先生不忤王弘，而獨拒道濟之饋，殆以其爲宋室元勳，心鄙之耶？

有會而作乞食等篇，或當作於是時？

二年乙丑。先生五十四歲。

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：『結髮念善事，備俛六九年。』案：「六九年」謂五十四歲也。集中屢用此例。一本作「五十年」，蓋不得其解而妄改耳。此詩敘歷年之艱阻困頓，中有「離憂悵目前」語，蓋自知不久人世矣。

三年丙寅。先生五十五歲。

四年丁卯。先生五十六歲。其年九月。先生卒。

顏誅：『春秋若干。（集中附錄誄文皆作春秋六十有三。此從文選本）。元嘉四年某月



某日，卒於潯陽縣之柴桑里。……詢諸友好，謚曰靖節徵士。」

宋傳：『元嘉四年卒。時年六十三。』

昭明傳：『元嘉四年，將復徵命。會卒。時年六十三。世號靖節先生。』

晉傳：『以宋元嘉中卒，年六十三。』

案：今本陶集中所附顏誄有『春秋六十有三』一語，顏延之既夙與先生情款，當先生初沒時爲之作誄。其所記錄。自應有最大之權威，後人莫敢置疑，宜也。然據文選本則但云『春秋若干』，並無六十三之說。然則集中所附顏誄云云，殆後人據宋傳改增耳。細繹本文，可得反證。誄詞云：『……孰云與仁，實疑明智。謂天蓋高，胡愆斯義。……年中身。疾惟疢疾。……』「中身」用無逸『文王受命惟中身』語，正五十典故。誄意謂年僅五十餘；以其壽促而怨天道之無憑也。是故攀引顏延之爲先生六十三之證人，顏不任受也。六十三之說，本諸沈約，昭明襲之，唐人撰晉書又襲之，幾成鐵案。然鈎稽全集，其不合既若是。然則沈約何故有此誤耶？以吾度之：殆約所據譜牒，本作年五

十六；而「五」字或刧損或傳鈔訛舛，便成「三」字。約見三十六之太不倫也，輒顛倒臆定爲六十三；自此遂以訛踵譌習非成是矣。此雖臆測，或亦近理耶？與子儼等疏，當屬末命。發端言：『天地賦命，生必有死。自古賢聖，誰獨能免？』中言：『疾患以來，漸就衰損。親舊不遺，每以藥石見救。自恐大分將有限也。』末云：『汝其慎哉，吾復何言？』全篇皆遺囑口氣也。應判爲本年臨終時所作。中有『吾年過五十』語，最足爲先生壽不滿六十之鐵證。

挽歌：『嚴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。』

自祭文：『歲惟丁卯，律中無射。……陶子將辭逆旅之館，永歸於本宅。……』

案：此三詩一文，皆先生屬纊時自挽自祭者。觀其敘年月，（「無射」九月也。與歌辭相合）。知非同尋常文人平居游戲故作達語者比。文選採此詩，只題曰「陶淵明挽歌」。編集者加一「擬」字，題爲「擬挽歌辭」，失之矣。顏誅云：『視化如歸，臨凶若吉。藥齋弗嘗，禱祠非恤。俟幽告終，懷和長畢。』皆敘其臨命從容屬辭自挽之事。東坡評

自祭文云：『出妙語於續息之餘，豈涉生死之流哉？』可謂知言。又案：挽歌云。『早終非命促』。可爲先生懂得下壽之證。自祭文云：『譏運知命，疇能罔眷。余今斯化，可以無恨。』「知命」用論語文，謂年過五十也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與子儼等疏：『少學琴書，偶愛閑靜。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歡然有喜。常言五月中，北牕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』

顏誅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，南岳之幽居者也。弱不好弄，長實素心。學非稱師，文取指達。在衆不失其寡，處言每見其嘿。少而貧苦，（一作病）居無僕妾，井臼弗任，藜藿不給。母老子幼，就養勤匱。遠惟川生致親之議，追（一作近）悟毛子捧檄之懷。初辭州府，三命後爲彭澤令。道不偶物，棄官從好。遂乃解體世紛，結志區外，定迹深棲。於是乎遂（一作遠）灌畦鬻蔬，爲供魚菽之祭。織絢緯蕭，以充糧粒之費。心好異書，性樂酒德。簡棄煩促，就成省曠。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。』

昭明傳「淵明少有高趣。博學善屬文。穎脫不羣，任真自得。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。曰：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字。宅邊有五柳樹，（一本無樹字）因以爲號焉。閑靜少言，不慕榮利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。每有會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貧不能恆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。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愒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嘗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。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」。時人謂之實錄。」

「淵明不解音律，而蓄無絃琴（一作無絃素琴）一張。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。貴賤造之者，有酒輒設。淵明若先醉，便語客「我醉欲眠卿可去」。其真率如此。郡將常候之。值其釀熟，取頭上葛巾漉酒。漉畢，還復著之。」

× × × × × × ×

先生五子，儼，俟，份，佚，佟皆不見史傳。

梁書安成康王秀傳：「天監六年，出爲江州都督。聞前刺史所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。秀

歎曰：「陶潛之德，豈可不及後世」？即日辟爲西曹。」

## 陶集考證

陶

淵

明

陶集蓋編自梁昭明太子蕭統。然北齊時已有異本，篇次顛亂。其後傳鈔益多，譌謬不少。最著者如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全屬質託。占全集三分之一。其他字句間各本異同極多，乃至有全句訛寫者。如讀山海經之『刑天舞干戚』，訛作『形天無干歲』，甚可笑也。故欲讀陶集，須薈萃諸善本，精勘一過，其中仍須有以意逆志之處。余今病未能。姑述諸家鈔錄及所知各本，摘其異同之點，略加評隲，俾學者自擇云。

梁蕭統陶淵明集序：

『……余素愛其文，不能釋手。尙想其德，恨不同時。故加搜校，粗爲區目。……』

隋書經籍志集部：

『宋徵士陶潛集九卷（梁五卷錄一卷）』

唐書藝文志集部：

『陶潛集二十卷。又集五卷。』

舊唐書經籍志集部：

『陶淵明集五卷』。

北齊陽休之序錄：

『……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。一本八卷無序。一本六卷並序目，編比顛亂，兼復闕少。蕭統所撰八卷，合序目誅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。（案：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）。然編錄有體，次第可尋。余頗賞潛文。以爲三本不同，恐終致亡失。今錄統所闕，并序目等，合爲一帙十卷。……』

宋宋庠私記：

『右集，按隋書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。又云：梁有五卷，錄一卷。唐志陶淵明集五

卷。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，與二志不同。有八卷者，卽梁昭明太子所撰。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。正集次之。亡其錄。有十卷者，卽陽僕射所撰。（按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）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，疑卽此也。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。或題曰第一，或題曰第十，或不署於集端。別分四八目白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。然亦無錄。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，卒不知何者爲是。晚獲此本，云出於江左舊書，其次第最若偷貫。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，子注詳密，廣於他集。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，此似後人妄加，非陶公本意。且四八目之末，陶白爲說曰，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。卽知其後無餘事矣。故今不著。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。』

宋晁公武昭德讀書志：

『靖節先生集有數本。七卷者梁蕭統編。以序傳頌延之誄載卷首。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。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，詩篇次差異。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。又云泌



有五卷錄一卷。唐藝文志潛集五卷。今本皆不與二志同。獨吳氏西齋自有潛集十卷。疑卽休之本也。休之本出宋庠家，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。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。』（文獻通考經籍考全錄本文）

僧思悅書陶淵明集後：

『……昭明太子舊所纂錄，且傳寫寢訛，復多脫落。後人雖加綜緝，曾未見其完正。愚嘗採合衆本以事讎校，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；泊四八目上下二篇。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。……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。』

據以上諸家敍錄，則宋以前陶集諸本可推見者如下：

（一）六卷本——卽梁五卷本

隋志所謂『梁五卷錄一卷』也。陽休之所見之『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』者，當卽此本。其目錄原在集外單行，故梁志僅云五卷。陽休之所見本，則已入錄於集，故爲六卷也。

此本之「錄一卷」，關係頗大。宋書本傳稱：「所著文章，皆題其年月。義熙以前，明書晉氏年號。自永初以來，唯云甲子而已。」（南史同）李善注文選亦引此語。然今集中詩題標列甲子者僅九首，其八首在義熙前，並未書晉氏年號。宋以後學者，皆據此以斥沈約李善之不經，千年來幾爲定論矣。獨清陶澍據隋志重翻此案：其略云：「……五柳傳云：「嘗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」。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。約去先生僅十年，必親見先生自定之本可知。竊意自定之本，其目皆以編年爲序。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乃皆見於目錄中。故約作宋書，特爲發其微趣。（中引隋志及宋庠私記云云約云：「文章皆題歲月」者，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。至唐初其錄尙在，故李善等依以注。後乃亡之，遂凌亂失序，無從校勘耳。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亦止書甲子，永初以後或併紀年號，休之無端造爲此說，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以斥其非。豈有歷齊陳隋俱習焉不察，李延壽反采入南史，李善又取爲選注哉。休之謂「昭明編錄有體，庶第可尋」竊意昭明自加搜校，必依先生自定之目，一以編年爲序。若如今本，孰能尋其

次第？……』右所云云，深有理致。若所推定者不謬。則「錄一卷」之亡，真陶集之大不幸矣。

(二) 唐五卷本。

舊唐志所著錄之五卷本，或即梁本而亡其錄也。

(三) 舊八卷本。

陽休之所謂八卷無序者也。此本殆於五卷外加入五孝傳一卷四八目上下二卷，共爲八卷。故休之據此而言五卷本之「闕少」也。

(四) 昭明太子八卷本。

陽休之云：『合序目誄傳，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。』宋庠云：『有八卷者，即梁昭明太子所撰。合序傳誄等在集前，爲一卷。正集次之，亡其錄。』似昭明將舊五卷釐爲六卷，益以序誄傳爲一卷，附原錄爲一卷，故八卷也。休之謂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』，當爲最善本，惜今不得見矣。其錄之亡，尤可痛惜也。

(五) 七卷本

晁公武云：『七卷者，梁蕭統編，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。』蓋八卷本亡錄一卷，故爲七卷也。

(六) 陽休之十卷本。

休之，北齊人。官至尙書左僕射。與魏收齊名。此本蓋因昭明本，補入五孝傳及四八目以爲十卷。具如序錄所述。宋庠言晚得江左舊書其次第最入倫貫。晁公武謂庠所晚得者卽休之本，未知信否。要之宋以來所傳本，大率皆因休之之舊而稍加顛倒也。休之言『并序目等』，而宋庠私記記諸本。有『然亦無錄』語，則隋志所謂『錄一卷』者，殆亡於宋時矣。

(七) 唐二十卷本。

新唐志云爾。諸家從末道及。「二」字殆衍文耶？

陶集中有後人竄亂發生問題者爲左列各事：

一、五孝傳及四八目。（卽聖賢羣輔錄）

此兩部分爲昭明本所無，其有之者皆沿陽休之本，而休之所沿者殆當時俗間通行之八卷本也。此兩部分決非淵明作。四庫提要辨之甚明。（見下）

二、四八目篇末之「八儒三墨」二條。

此爲僞中出僞。辨詳宋庠私記。

三、歸園田居第六首。（種苗在東皋……）

此首見文選。乃江淹作；題爲『擬陶徵君』。蓋後人誤編入耳。李公煥注引韓子蒼云：『陳述古本止有五首』。當以陳本爲正。

四、問來使一首。（爾從山中來……）

洪邁容齋隨筆云：『問來使詩諸家本皆不載。惟晁文元家本有之。天目疑非陶居處。』湯漢注云：『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。』

五、四時詩一首。（春水滿四澤……）

湯注云：『此顧凱之神情詩，類文有全篇。』許彥周詩語云：『此乃顧長康詩，誤入彭澤集。』

× × × × × × ×

前所述昭明本陽休之本及宋庠思悅晁公武……諸人所藏本，今皆不可得見。今存之本，以吾所知者如下：

（一）會集本。不分卷。

明 淵 陶

集贛川人，與朱子同時。其本刊於宋紹熙壬子。（三年）集自跋云：『淵明集行於世尙

矣。校讎卷第，其詳見於宋宣徽私記，北齊陽休之論載。南康蓋淵明舊游處也。……求

其集顧無有，……集竊不自揆，摹寫詩文，刊爲一編，去其卷第與夫五孝傳以下四八目

雜著。所爲犯是不韙，非敢有所去取，直欲嚙嚼真淳，吟詠情性。……雖以是獲罪於世

之君子亦所不辭也。』毅然芟削五孝傳及四八目，當以集爲首。不寧惟是，並讀史述九

章及扇上畫贊亦芟去。此兩篇諸家向無異辭；惟其文辭確有不類淵明之處，且諸家本皆不以入四言詩，而附諸孟府君傳之後，亦明有增益嫌疑。集削之蓋有巨眼也。

此本會見昭文瞿氏書目跋尾。其他藏家似皆未之見。前清光宣間，上海廣智書局曾影印，今傳本絕希。以吾所見精善之本無出其右，不獨年代最古而已。

(二) 湯漢注本，四卷。

漢，字伯紀，謚文清，鄱陽人。宋史有傳。其注成於淳祐元年。分四卷。有詩無文。文僅錄桃花源記及歸去來辭，附於第四卷之末。其歸園田居第六首及問來使指爲贗品，附於最末。

此本何孟春云已佚。清乾隆末吳騫所刻，拜經樓叢書中有之。

(三) 李公煥箋注本。十卷。

卷中標題『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』。惟無年月，不審何時人。何孟春謂是元人，不知何據。此本以梁昭明序及傳冠卷首。次採集諸家評陶爲總論。中分十卷：前四卷，詩；五

卷，記辭傳述；六卷，賦；七卷，五孝傳及畫贊；八卷，疏祭文；九十兩卷，聖賢羣輔錄。末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，宋庠私記，僧思悅書後及無名氏記。此本分卷蓋踵陽休之。然將五孝傳插入疏祭文前，恐非休之之舊。近年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所收者即此本。

(四) 何孟春注本，十卷。

孟春字燕泉。書成於明正德戊寅。自記云：『……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。春今考諸家；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。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。史述九章移桃花源記前，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。四八目……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。減舊一卷。而誄傳序錄記跋……錄次末簡，用足十卷之數。是雖少有更置，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。……』按何氏移置卷次。自謂倫貫。然五孝傳實贗品。以與五柳傳孟府君傳同卷，殊不倫也。

(五) 毛晉汲古閣本。十卷。



以昭明序冠卷首。詩四卷，惟無問來使一首，餘與諸本同。五卷賦辭。六卷記傳畫贊述。七卷五孝傳。八卷疏祭文。九卷十卷四八目。

(六) 焦竑本。八卷。

詩四卷；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，餘與諸本同。五卷賦辭。六卷記傳畫贊述。七卷五孝傳。八卷疏祭文。附錄顏誅及昭明傳序。無四八目。自敘云：『……友人以宋刻見遺，無聖賢之目。篇正與淵明舊本合。……』陶澍云：『……昭明所編陶集，正集止七卷。并序目誄傳爲八卷，後又以錄別爲一卷，故隋志云：九卷，亡其錄故仍爲八卷，……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，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。』

此本吾未見。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。

(七) 毛晉綠君亭本。三卷。

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。文十七篇爲一卷。四八目爲一卷。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，問來使四時聯句；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，另見雜附中。

此本吾未見，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。

(八)毛扆藏紹興十年寫本。十卷。

正集與汲古閣本全同。惟無附錄二卷。其字爲蘇體，然有紹興十年跋，知非北宋本也。廣州有重雕本。

(九)吳瞻泰注本。四卷。有詩無文。

書成於清康熙乙酉。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，及問來使四時三首。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。并附讀史述九章。

明 淵 陶  
(十)清四庫全書本。八卷。

提要云：「……宋庠時所行，一爲蕭統八卷本，以文列詩前。一爲陽休之十卷本。其他又數十本。……今世所行。卽庠稱江左本也。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，已不見五孝傳及四八目，不以入集，陽休之何由續得？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，決不出於一手。當必依託之文，休之誤信而增之。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，其竄入

偽作則同出一轍，實自休之所編始。……今並刪除，惟編潛詩文，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。……』

按：四庫本吾未見，不知各卷分合次第何如。惟提要所引宋庠語謂蕭統本以文列詩前，似失考。庠謂昭明所作序傳及顏延之誄在集前耳。

(十一) 陶澍集注本。十卷。

書成於道光己亥，博證諸家，考證最精。編諸家序錄及誄傳爲卷首。其正集十卷：一至四，詩。五，賦辭。六，記傳述贊。七，疏祭文。八，五孝傳。九，十，聖賢羣輔錄。卷末靖節先生年譜考異。

X X X X X X

啟超案：欲編定完粹之陶集，應商榷之點如下：

- 一、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，決爲贗品當刪。
- 二、歸田園居第六首，問來使，四時，皆誤編，當刪。

三、讀史述九章及扇上畫贊，疑僞。當入附錄。

四、今本分卷及各卷中之篇次，大率皆陽休之因昭明太子本而有所增益也。至於梁五卷本休之所指爲「編次顛亂」者，其內容如何，殆非吾曹今日所能懸斷。試臆測之，或是詩文不分本耶？昭明區分文體，本無通識，觀文選可見。今本別文於詩，詩又別四言於五言，本皆無甚意義，五柳先生傳言「常箬文章自娛頗示已志」○。未嘗別詩於文也。今本詩四卷中，第三第四兩卷，頗有編年痕跡可尋，次第當最近真。其第一卷則徒以四言故別著之。第二卷首列形影神，殆以其爲談理之作，故以冠首，以下則年代最混雜之作品也。文則以題目末字分體，其所分略同文選，最爲無理。意此皆昭明顛倒舊本取便耳。吾既重撰陶公年譜，專就本集縮繹作品年月，略推定者過半。輒爲極大膽之舉，擬一「陶集私定本」，非敢云復五卷本之舊，聊資同嗜者一哂云爾。

陶

淵

明

